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

話說癡珠，移寓汾神廟之後，腳疾漸漸痊愈。謾如因元夕戰功，就擢了總兵，荷鶴仙加了提督銜，顏、林二將也晉了官階。遂與合營參游議定，公請癡珠辦理筆墨，每月奉束二百金、薪水二十兩，就借秋華堂作個辦事公所。便有許多武弁，都來謁見，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。自此秋華堂前。院搭了涼棚，地方官驅逐閑人，不比從前是個遊宴之所。癡珠卻祇寓汾神廟西院，撤去碑板，把月亮門作個出入之路。又邀了兩個書手：一姓蕭名祖鄭，字翊甫；一姓池名霖，字雨農。小楷都寫得很好，便請他們住在堂後兩間小屋。

這西院中槐陰匝地，天然一張碧油的穹幕，把前後窗紗，都映成綠玻璃一般。屋裏爐篆微熏，瓶花欲笑，藥香隱隱，簾影沉沉。癡珠日手一編，雖離日時艱，不斷新亭之淚，而潛心著作，自成茂苑之書，倒也日過一日。偶有煩悶，便邀心印煮茗清談，禪語詩心，一空塵障。時而李夫人饋遺時果名花、佳餚舊醞。或以肩輿相招至署，與謾如論古談兵，指陳破賊方略。間至後堂，團圓情話，兒童繞膝，婢僕承顏，轉把癡珠一腔的塊磊，漸漸融化十之二三。

到了六月初，起居都已照常。收了兩個家人：一喚林喜，一喚李福。謾如又贈了一輛高鞍車，一匹青驃。

這日正在研硃點墨，忽節度衙門送到自京遞來家報，好不歡喜。及至拆開，頓慘然，淚涔涔下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呢？原來去年八月間，東越上下游失守，冶南被圍，癡珠全家避入深山。不料該處土匪，突爾豎旗從賊，以致親丁四十餘口，踉蹌道路。癡珠妾苒雯正在盛年，竟為賊擄，抗節不從，投崖身死。老母及夫人，幸遇無總戎帶兵救護，得無散失。至戚友婢僕，淪陷賊中，指不勝屈。比及救平，田舍為墟，藏書掃蕩個乾淨，而且上下游仍為賊窟。慈母手諭癡珠，令其在外暫覓枝棲。

癡珠多情人，既深毀室之傷，復抱墜樓之痛。牽蘿莫補，剪紙難招，明知烏鳥傷心，鵠原急難，而道非難行，力窮莫致。從此咄咄書空，忘餐廢寢。不數日，又倒床大病起來。

這晚，翊甫、雨農、心印俱來，癡珠竟糊糊塗塗，認不清人了。慌得心印、禿頭趕著請個麻大夫，診了脈息，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個方，服下，依然如故。一連數日，清楚時候，喝不了數口稀飯，餘外便昏昏沉沉，不像是睡，也不像是醒。謾如夫婦，逐日早晚叫人來問。

一日，謾如親自前來，禿頭迎出，知癡珠吃下藥，剛纔睡下，謾如就坐外間。此時正是日高卓午，滿院中森森槐影，鴉雀無聲，慘綠上窗，藥爐半燼，已覺得四顧淒然。

忽聽癡珠嚙語道：「梧桐葉落，是我歸期。」一會又說道：「還有十五個月哩。」一會又吟道：「人生無家別，何以為蒸黎！」以後語便微細，恍佛有七字一句，是「身欲奮飛病在床」。又叫了幾聲「苒雯」，忽然大聲道：「比聞同罹禍，殺戮到雞狗。」以後聲又小了。約略有「蔓草縈骨，拱木斂魂」八個字，餘外不辨甚麼。謾如聽著發怔，祇得喚禿頭道：「你叫醒老爺。」禿頭進去，好容易將癡珠喚醒，含糊一語，又昏昏的睡去了。謾如跟著進來，見癡珠穿著貼身衣服，遮著紫紗夾被，瘦骨不盈一把，心中十分難受。便向禿頭道：「我且回家，訪個名大夫來瞧吧。」謾如說著，招呼伺候，上馬去了。

次日，謾如延了一個大令，姓高的，也不中用。還是顏參將薦一兵丁，姓王的，和那麻大夫，細細的商議，決之心印，服下藥，卻能多進了幾口稀飯，人也明白些。自此，病勢比以前，便慢慢的減下來。祇可憐禿頭徹夜無眠，足足鬧了一個多月。

再說荷生，自見過采秋之後，琴棋詩酒，匝月盤桓。美人有豪傑之風，名士無狂且之氣，雖柔情似水，卻也穩重如山。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，荷生踐約，還敬了眾縉紳。十妓中祇秋痕、掌珠病不能來。這日，管弦沸耳，酒肉饜心，卻不邀小岑、劍秋，也不喚采秋侍酒，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。

二十三日係荷花生日，荷生先一日訂了小岑、劍秋，也訂紫滄，祇傳著丹翬、曼雲伺候。日斜後，就套車到了愉園。此時采秋臥室，早移在水榭。荷生正從西廊，向水榭步上來，遠遠望見采秋，斜倚正面欄杆，瞧著荷花。荷生見了，忽然心中一動，好像幾年前，見過這樣光景，便站在欄杆前默想，卻再也想不起來是何人、何地。

那采秋早笑盈盈的迎上來，說道：「你心裏想甚麼？你看夕陽映著紅蓮，分外好看哩。」荷生笑著走過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忽然記起一件事，不要緊，不用說了。」丫鬟們搬了兩張湘竹方椅子和茶几，二人就向著欄杆坐下。丫鬟遞上兩鍾雪水燉的蓮心菜。荷生還默想了一會，誰知越想越記不起。回眸一盼，又見采秋晚妝如畫，頭上烏雲一絲不亂，一身輕羅薄縠，映著玉骨冰肌，遂把前事忘了。

采秋道：「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香，你不聞見香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大抵花到極紅，香氣便覺減些，所以海棠說是無香。這也是予齒去角的意思。其實，是個名花，再無不香的。祇是這種香，祇許細心人默默領會，比不得那素馨、茉莉的香，一接目便到鼻孔中來。」采秋也笑道：「這纔是心清聞妙香。要曉得他有這一股香，纔算是不專在色上講究哩。」

二人在花前談了一會，纔進屋子坐下。荷生瞧著楹聯，說道：「你這裏都沒有集句對子，我集有一對，寫給你吧。」隨將明日的局，告訴采秋，就說：「八下鐘，我坐車來和你同去。」便走了。

次日，二人同到了柳溪，上得船來。那船刻著兩個交頸鴛鴦，兩邊短短的紅闌，玻璃長窗，篷蓋上罩著綠油大捲篷，兩邊垂下白綾飛沿。中艙靠後一炕，炕下月桌可坐七人。另一個船略小些，是載行廚及跟人的。荷生瞧著錶道：「早得很呢。」

一會，丹翬、曼雲先後到了。又一會，小岑、劍秋、紫滄也都來齊。那船就咿咿啞啞的，從蓮萍菱芡中蕩出，穿過石橋，不上一箭杆，便是芙蓉洲水閣。這水閣造在水中，後面橋亭接上秋華堂，前三面，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綠的欄杆。

大家上了水閣，憑欄四望。見兩岸漁簾蟹簾，叢竹垂楊，或遠或近，或斷或續，尤覺得煙波無際。家人上來請示排席，劍秋道：「船裏去吧，一面喝，一面看。」大家俱以為然。

一會，跟班回說：「席擺停當了。」七個人都下出來，入席坐定。水手們分開雙槳，向荷花深處蕩來。祇見白鷺橫飛，垂楊倒掛，香風習習，花氣蒙蒙。真是香國樓臺，佛天世界。

采秋笑道：「今日不可不為花祝壽。遂站起來，扶著船窗，將一杯酒，向荷花灑了一回。荷生說道：「正是。」也就澆了一杯酒，二人相視微微而笑。於是大家飲了數巡。那邊船上，又送過了新剝的蓮子，並一盤鮮荔，各人隨意吃了。

紫滄望著采秋道：「今日這般雅集，何不行一令？」采秋想了一想道：「今日令籌俱不在此，祇好行一個簡便的。這令叫做『合歡令』。我先喝一杯令酒，以下如有說錯的，照此為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端起杯酒喝了。便說道：「這個字，要兩邊都一樣，可以挪移的。聽著：『琵琶喜相逢，東西兩意同。拆開不成字，成字喝一杯。』」又接著說道：「荷字飛鷗：笑隔荷花共人語。」采秋並坐是荷生，荷生上首是曼雲，恰好數到「荷」字。曼雲只得喝了一杯酒，道：「這字很少，祇怕我要受罰了。」小岑、劍秋，也各人凝思了一會，都道：「這令看著不奇，竟難的。」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。曼雲將纖手在桌子上畫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有了！『蒜字喜相逢，東西兩意同。拆開不成字，成字罰一杯。』」大家都道：「好！」曼雲便接著說道：「映日荷花別樣紅。」一數，數到了紫滄。

紫滄滿飲一杯，說了一個『兢』字。小岑拍手道：「我正想了此字，不料被你說了。」紫滄笑著說一句是：「清露點荷珠。」

一數，又數到了采秋。采秋道：「我再說嗎？卻怕要罰了。」荷生便道：「我替你說吧。」劍秋忙說道：「代倩的罰十杯。」采秋便將劍秋看了一看，道：「我再說一個及笄的『笄』字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大家齊聲讚賞。采秋隨念一句，一手指著數道：

「青苔碧水紫荷錢。」「荷」字恰數到劍秋。

劍秋道：「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，幸而有一個弱字，何如？」眾人都說：「可以，快飛觴吧。」劍秋便喝了酒，說道：「留得枯荷聽雨聲。」采秋先說道：「今日荷花生日，不許說這衰颯句子，須罰一杯再說。」眾人都說：「該罰！你不見方纔替花祝壽麼？」

劍秋道：「是了，不錯，該罰！」遂又喝了一杯道：「我說張聿這一句，最吉利的：『池沼發荷英。』」便向采秋道：「好不好？」

采秋也不答應，笑了一笑。小岑替他一數，數到了荷生。采秋忙用手，試一試荷生酒杯，說道：「天氣雖熱，也不可喝冷酒。」便替荷生加上半杯熱酒。荷生喝了，說道：「我就是本地風光，說個并州『并』字。」大家道：「好！」劍秋道：「這是從『筭』字推出來的。」荷生道：「詩也是我的本色：不妨遊子芰荷衣。」

卻數到丹翬。荷生道：「你的量大，當喝一滿杯。」

丹翬喝了，想一會，說了一個「絲」字。眾人尚未言語，曼雲笑道：「丹姊姊要罰了。」丹翬道：「『絲』字不是兩邊同麼？」曼雲道：「那是減寫，正寫兩邊是不同的。」小岑道：「不錯，正寫是從『系』，況拆開是個『糸』字，罰了吧。你的量好，不怕的。」丹翬紅著臉，祇得又喝了一杯。

停了，想出一句詩來，說道：「風弄一池荷葉香。」一順數到小岑。小岑喝了酒，想了又想，說個「苳」字，隨說了一句《離騷》道：「制芰荷以為衣。」荷生道：「好！這又該到紫滄。」紫滄道：「我說一個『羽』字收令吧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是眼前字，一時竟想不起。」

那時船正蕩到柳蔭中，遠望那堤北彤雲閣，雕楹碧檻，映著翠蓋紅衣，大有舟行鏡裏之概。大家上岸憑眺一回，又值夕陽西下，暮靄微生，花氣空蒙，煙痕淡沓。小岑等三人遊秋華堂去了。

荷生遂挑了三個佳人，重來水閣。采秋因向荷生道：「你帶有文具，要寫對子，這裏寫吧。」於是跟班們，就中間方桌擺上文具，青萍送上雲龍蠟箋，丹翬、曼雲按著紙，采秋看荷生蘸飽了筆，寫道：

香葉終經宿鸞鳳；寫完一聯，丹翬、曼雲兩人輕輕的債過一邊，紅豆將文具內兩塊玉鎮尺押住。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，自己按著，荷生復蘸飽筆，寫道：

瑤臺何日傍神仙，采秋瞧著大家向外說話，便眼波一轉，澄澄的向荷生道：「這『何』字，何不改作『今』字呢？」荷生瞧著采秋，笑道：「匪今斯今。」采秋笑道：「請自今始。」二人說話，脈脈含情。

小岑等早已回來，恰好荷生款已落完，采秋便迎將上去。劍秋看著桌上聯句，便說道：「好呀！你們雙雙的暢敘，還說『瑤臺何日傍神仙』呢！」小岑瞧著出句，說道：「這是老杜《古柏行》，對句呢？」采秋道：「好個表表的詞林！香山詩句都記不得麼？」小岑也笑道：「是呢。」丹翬道：「你們翰林衙門，笑話多哩。」

此時采秋等三人均微有酒意，斷紅雙頰，笑語纏綿。談了片時，看天漸漸晚了，遂仍都上了船，撤去酒席，烹上了荷葉茶。荷生便命將船往柳溪蕩去。

采秋問起秋痕來，小岑便將端節那一天故事，說與大家聽。剛說到推弔下門來，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，一簇車馬都在那裏伺候。時已黃昏，便道：「這會講不完，改日再說吧。」便跨丹翬車轅走了。紫滄、劍秋兩人一車。采秋攜了荷生的手，進入後艙，悄說道：「你今日還要回營麼？」荷生笑一笑，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，看上了車，又送曼雲也上車，方纔走了。

看官記著！荷生宴客這兩日，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。正是：

百年須臾，有欣有戚。

劍斫王郎，鞭先祖逖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